

瓊臺類稿卷之二十一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涿

序贈送類郡守

送惠州李知府序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世謂之邦君以其於民有  
君臣之道也謂之民父母以其於民有父子之恩  
也謂之民師帥以其於民有師弟子之義也民生  
三事郡守備焉其責任之重誠未易盡也盡之者  
代不數人嗚呼求數人於數百年間豈易得也哉

長沙李君明遠登以進上拜行人司正出知蜀之  
叙州府其政聲固已籍籍在人耳目間近世縉紳  
大夫屈指數良二千石君必預焉寺丁家艱解官  
家居今

至正復正大統之明年起復改知廣之惠州府  
命下惠之人士寓京者聞之喜相告曰是治叙州  
有聲者也侍御郭君以贈行序見屬且曰君必  
得予文以故不敢辭予惟民生於三惟君惟親惟  
郡守兼焉其所係誠重也已歷觀往古盡茲道  
蓋鮮陳寵治郡任王渙以簡賢選能任鍾顯

論道補闕雖明君之治國不是過也黃霸治郡  
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雖慈父之畜  
不是過也文翁治郡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  
為除更錄行縣必與諸生明經飭行者俱雖嚴師  
之操徒不是過也若是者代無幾人人或專一事  
鮮能全之以一事名史尚以為美談况其全也哉  
所謂全者必如孔子所謂道而富而教孟子所  
謂井田之制學校之教斯為至耳秦漢以來言治  
者皆苟而已自非通經學古而博通儒者烏足以  
語此也哉李君以經而學以儒發身是蓋嘗志聖

賢之道者也故於其行也敢以是望焉

### 贈南雄李知府序

有地數百里得以統其人民司其財賦理其詞訟率領其僚屬教育其子弟役屬其吏胥上無文法之繩旁無掣肘之拘下無摘紙尾之抗可以行其志矣丈夫仕而得其志之行復何求哉宜山李君其自大學生釋褐拜南京都府經歷尋以憂制復調前軍都督府

今上光復寶祚首擢為南雄府知府夫君以練

之才兩贊督府其所綜理者皆軍國重事遠  
察今推斯任移簡就繁誠無難者矧兩廣地壤相  
接民情風俗大抵不甚相遠而君知之有素因俗  
為治尤無難者南雄為郡當江廣之衝為嶺表咽  
喉之地海外諸番往來入貢之道雖曰地隘民寡  
億送逆為難然前此已有成規舉而行之亦無  
難者以君之才而得不難治之郡如此則其志之  
行豈不易易乎哉雖然志亦未易行也一郡之人  
民有休有戚財賦有豐有耗詞訟有曲有直僚屬  
有賢有否子弟之志趨不同吏胥之向背不一  
茲數者皆於我一人焉是仰是望是效是賴而

處一之不當行一之或偏則謗譏歸而咨怨起志亦豈易行哉夫志行則道行道行則治效從下著矣君廷辭有日凡雄人之寓京者謁予文贈行予辱與君同朝喜君之志得行而雄人之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潘給事中知興化府序

皇上復正大統一新度政而於生民利病尤切切意焉首與

祖宗更賢育民之典去守吏尤無良者數十人簡在廷之臣以補其處於是刑科給事中心

本愚得福建興化府知府廷辭丁日凡鄉人仕于朝者謂予以文字為職不可無一言以為質夫以天子左右侍從之臣得一郡守古人雅意不朝者所不樂就也而惓惓必欲一賀者誠喜其道之得行也士之仕也恒慮得乎上受上知矣或拘於職而澤不克以下施澤得下施者又多不為上所知焉道之所以常難行者坐此故也君輟法從之近以有民社之寄不惟心結於上澤又將得以施於下焉道其由是而行乎仕而仁其道其於所學也可謂無負矣蓋道出於天具於

人全於聖人主其責者君也分其責者臣也士生斯世所以學聖人之道而成有志於為斯世之用者豈直為身謀哉將以行吾道耳不得乎上其之也無階不親乎下其受之也無地得階以施道有地以受吾所施則道行矣如是而猶有不馬志於行道者不如是已君學古而通經其於君澤民之道講明有素遭際聖明出入禁闥為

上所知名膺拔擢而付以千里生民之寄所蒞而治者又得夫海濱鄒魯之地學道易使之民

澤易以下流道之行也可必矣敢以為賀雖然道固行矣而未至大行也古今人以郡守入登宰輔者徃徃而有予不敏他日尚當泚筆大書以為得道大行之賀

### 送廣州李知府序

嶺之南其郡凡十而廣州為之樞會府於是乎在統州者一統縣者一統之衛凡十有五而七居其境內且其地瀕大海諸夷朝貢闕廷者咸道此以往來將命之臣入貢之使與凡有事於嶺南者弭節於斯歲無虛日故一郡賦役供億百

需所出者恒獨倍於其九焉故事郡守未五鼓  
起署事黎明即率其屬趨謁行臺及藩憲二司  
伺順承惟謹凡事浴而後行惴惴焉惟恐拂其  
日幾中始得回治理事席未及煖而徵召之吏  
至者數矣事幾沓至窮日之力每至夜分始訖  
日率以為常夫以繁劇之任而有奉承之勞制  
之患自昔為治者固已難之矧今寇亂之後民  
凋瘵十室而空者八九矣而征歛誅水顧重於  
時而又加以巡撫大臣鎮守內臣必我將臣  
臨之於上皆前所無者較之於昔豈不愈難

朝知其然故擇守常慎於他郡不德任撫  
堪繁劇者則不幸往往有事景泰五年冬方面  
臣以郡守缺員走驛馬以聞

上命吏部擇其人往任之天官遂選得真定府同  
知李侯恕以應命侯武林人由天學生擢同知  
漳州改真定兩貳郡秩滿九載皆有政蹟可稱道  
二州之人談其美疊疊不容口雖去任不少衰及  
是命廣州人士寓都下者聞之走相報以郡得  
良守為賀蓋驗其所以治郡者信之也將行眾  
謂予亦當南人道出侯所治下而送行之文特

見爲大游千仞之淵衆人所難而津人易之者  
故也今侯兩歷郡皆有聲豈非習者歟吾知其  
衆人之所難也必矣於是乎序

景泰六年

### 送潮郡黃知府序

古之人治潮有聲者吾待二人焉唐韓文公宋  
文惠公是已二公俱以除鱷魚之害著聲當時  
步後世世之人卒莫有能優劣之者予竊以爲  
之也以力感之也以誠力則動以人誠則動以  
此二公優劣之判也噫繼韓之後有陳陳之後  
寡數百年未有繼焉若今守吳郡黃侯豈非聞

公之風而興起者乎侯自下車以來一惟二  
治潮者是法其心尤切切焉惟除民害是急雖  
今殊時未嘗有鱷魚可除而其所以除害之心初  
與一公不異也然鱷魚之害僅及海濱鮮食之民  
而吾都鄙鄉遂之民則固無恙也且彼異類冥頑  
不靈初非有意害人人適遇之因以肆其毒耳非  
若人與人同類也顧乃噬人以肥已傷物敗類靡  
所不至其設心措意罔知紀極其害非直鱷魚比  
也居民二者苟恬然不知怪化化倪倪袖手旁觀  
而不之問焉豈

天子命官之意哉夫師其心而不泥其迹善學古  
人者也侯之為治雖不拘拘於二公之故步而其  
心則殆有合焉所以繼陳公之斷緒於數百年之  
後者非侯其誰望哉雖然用物以術術或有時而  
窮制物以威威或有時而褻又孰若一誠之為至  
哉是誠也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大可以感天  
地幽可以通鬼神金石可洞豚魚可孚風可使之  
反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  
可使既去而復還况夫齊民也哉侯誠始終以  
誠而不雜則沂陳以上繼於韓也不難矣則夫

湖有聲者二公豈得專哉  
書最特還府丞李先生潮人也命予代之言以為  
侯贈予聞侯有志於人者也故以古之人望焉

送松江李知府序

世之稱大郡者曰蘇松然蘇非

之松江僅二邑其地也蘇若而賦稅之出

乃與之埒焉其民可知矣民之勞也

孰能息之其貧也孰能給之其惟良二千石乎

友潮陽李素廷吉自幼有用世志恒思推所學

利濟斯民今以刑部員外郎為大臣所推薦出



松江府事所謂良守者吾廷吉非其人邪且  
廷言方拜命尚未視事也而余豫目之以良蓋以  
其素養者占之也始廷言為舉子為大學生為進  
士時已確然有定守的然有定見凡所言論常比  
正近厚不肯媵阿遷就以隨勢高下及官刑曹  
盡心守法惟恐陷人于非辜然罹于法者則亦  
輕貸之也其素所養者大畧如此充是道也無  
往而不可松江雖大且劇吾知其優為之矣日  
良夫豈為過乎夫郡得良守則一郡生靈之  
勞者得以息肩民之貧者得以給足則

千世之地數十萬  
逸邪貧邪富邪皆  
係乎守長一人之良否也得一人之良則可以使  
數十萬人之逸且富然則世之柄用人者又何吝  
而不擇一人乎哉使天下列郡郡得一良守則不  
勞而治矣如其不能皆良何廷吉之官予喜其得  
行所學而其滋之入得良守也於是乎言非以私  
吾鄉人也

送武昌章知府序

賢雋之士如良守者上然隨其所在而光彩燁煜  
旁達四出則雖雜蓬蒿瓦礫中而不可掩者自然

迥與他物異小大孺子足不入城市目不識珍異  
固未嘗見也偶一見之未有不驚詫而愛慕者  
又况寘之通衢大肆中而為深識廣見者所接  
乎予友桐城章君絳綸世所謂賢雋之士也登  
丑進士第推給事中未幾左遷趙州判官尋  
事居憂解任起復為應州秩滿起陞武昌知府  
其自法從遷趙州也奔走州縣間與群吏伍官  
不復振作矣然治聲燁燁然聞燕趙間入其境  
嘉其政接其容者醉其德人之敬之無異在  
時然及移應州極邊之地戎馬之衝其事

為之可止  
而人之敬  
隨所在而光彩燁燁而自不可掩若其是也雖然  
金鍊數而愈厲玉用久而益澤吾知今之守武昌  
也其治在會府下其職任之重土地之廣人民之  
多事務之殷較之前政奚翅千百其堅強之質温  
潤之氣發越之光於是乎愈可見矣譬則良金美  
玉在通衢大肆中者其受人敬重之賞識之去  
當百倍於僻壤也夫物用為璧以  
之天又將於其求之予交君久而知之有素

所謂金玉之言也故於武昌士大夫之請即  
有之而似之者以為君之官之贈

贈蘇州邢知府序

嶺海之民極矣而海以北三郡為甚就三郡論  
廉尤甚乃成化戊子秋七月 朝廷從巡撫大  
言擢廉郡太守跡君於臬司俾巡海以北而  
其人民乃以戶部主事宜山邢君直夫補其  
賜璽書而付以守禦撫安之任 命既下凡嶺  
人士寓京者莫不欣忭嗟嘆以謂五六年前蚤  
舉則此方生靈當不至於此極也言而繼

太息流涕

曰廉郡得邢君固幸矣而州

君以名進士通

朝籍適屬地官持心勵行固不

下於人人之不必如君者徃徃位通顯得善地君

何幸乃得此殘破之區泚此瘡痍之民名雖二千

石實不及江南一小邑也雖有才能將安施乎予

曰此正 朝廷所以用邢君意也夫居官於善地

雖以中人之才苟有志焉皆足以自見於時惟夫

勢之不可為力之不足以為用則無財後則無民

於是而能起其廢成其功然後見其才之大過人

耳 朝廷用邢君而特有 璽書之賜其意或出

諸此乎雖然予於邗君茲行而有以下夫三郡  
亂興衰之機夫有此天地即有此方域有此方  
則有此人民固未嘗一日有地而無民也自崑  
構禍以來今踰十年矣其人民死於寇死於飢  
於疫死於官軍十無二三矣失今不為之所吾  
數十年之後併與所謂二三者亦盡矣豈天道  
生不息之意哉夫天道三年一小變十年一大  
窮則變變則通此方亂極而治衰極而興其在  
君茲行乎君新其尚體 朝廷愛養元元之心  
此困窮之殘民食之飲之衣之被之煦嫗之保

之仁養生息之肉其骨翼其卵父母妻子其血  
隴畝其汙萊棟宇其荆棘使之復有生之樂而重  
得為太平之民豈非君之大賜哉夫然則芳名美  
譽與此方山川同其悠久矣裴主事秉彝郡人也  
喜郡得賢守而鄉人將有蘇息之期求予贈言予  
家與廉鄰於是邦有被髮纓冠之義故亦喜而為  
言如此云

贈曲靖蔡知府序

成化五年春王正月萬方會同大明黜陟乃去郡  
守之尤無良者慎擇其人以補其處於是擢南寧

府同知天台奈君廷白知雲南曲靖軍民府事  
命既下議者謂君以通練之才處畿甸之間當  
劇之任尚不足以盡其用今顧置之遐外之  
窮水絕之處以臨夫侏離鄙野之民不亦  
邪余曰不然此政 朝廷用人之深意也  
地華民禮義素明風俗素淳政化素行苟  
因其俗而施之以新政若因丘陵川澤以爲  
用力少也若用健馬駕輕車驅馳於康衢大道  
中無阻礙也夫人能之無俟於擇焉若夫官選卜  
治鄙野之民而使一旦施新政以變其舊

治鄙野之民而使一旦施新政以變其舊  
何以異於平地方履一筭乎結我馳驅於荆  
塞之間乎用力多而齟齬難行也必矣非慎擇  
苟足以勝其任哉雖然孔子之聖猶欲苦九夷  
而班史之傳循吏亦詳載夫異俗之治是故脩庠  
序之教於桂陽者衛子產也行嫁娶之禮於九真  
者任公孫也通商賈之貨於合浦者孟伯周也滇  
南之在今日亦猶諸郡之在漢也君誠不鄙夷曲  
靖之人而以中國之治治之聖人之化化之異時  
之傳 國史者亦將大書特書以著君之治績如  
班孟堅之於衛任諸公焉君將之任其鄉人官誌

朝者徵言贈行而以屬予特舉漢循吏之治異俗者以為君勉

送金華周知府序

金華東南文獻邦也自宋元訖于國初儒學之盛彬彬濟濟踵武相望一時稱文獻邦者歸焉猶春秋時之有魯鄒東漢季之有汝潁也文獻之邦非得儒者以治之則弗克以稱厥任大治周君子正以膳部正郎拜知金華府事行有日宗人府儀賓王君求予言以贈行君安成彭文憲公之高第弟子也以春秋經中庚辰進士第歷官兩京

次必於儒者予喜其以儒者而臨文獻之邦得夫治之之要而愜於士論也已然予於此竊不疑焉試舉以問之婺自宋南渡以還呂成公陳龍川唐說齋同時並興各以其學鳴于一時自時厥後北山何氏實得朱子之正傳以授王魯齋而金仁山許白雲以次相傳時則有若永康之胡浦陽之柳烏傷之黃東陽之張蘭溪之吳皆以文章擅名天下不特乎此白麟溪之邱累世同居又以義聲燁燁著聞遠近迨于國初景濂先生佐我皇祖開一代文治當是時又有若王許吳胡蘇戴

諸公實佐佑之鄭氏之彥亦有若濟若沂若柏者  
焉一時清才碩學天下宗仰何其盛也今距其時  
幾百年聲名文物宜其歷久而益盛然近日婺郡  
之民風士習田視於其前殆若有不及焉者何也  
蓋必有其故矣予求其故而不可得謹因君之  
守也試一問之君至郡蒞政之暇試為求其所  
致此者幸因風以見教雖然古之善為治者咸  
正風俗興人才為當務之急文翁化蜀韓公化  
皆非有所因也尚能興起之至今兩郡之人  
尚有賴焉况婺故文獻邦前輩典刑去今

而興之以復其百年之故處夫豈難哉  
如何如

### 增廣平秦太守序

晉舒秦侯崇化以工部副郎出知廣平府事將滿  
之載計其期在癸卯歲陽月既望之後二日先一  
日其初度辰也其同寅王貳守愿常先期以書抵  
京師求子文至日為之壽且用以贈其行因哀集  
郡中父老之言為書數千言示予疊疊然無非紀  
其歷任之政績其間最其事若前後所積餘粟二  
十九萬八千五百餘石所振貧民十有五萬九

蘇口所招流民五千八百八十餘戶所懇蕪田二  
十四百八十餘頃而其所增出之牧地以頃計已  
七百五十有奇此外若均力役除盜賊決疑獄  
類其事不一而足皆古史傳所載循吏之績人  
專其一者也而秦侯乃兼而有之其殆今世之  
循吏乎士生天地間出而為吏能以經術治  
天子之民使之安其生而無流離失所之患豈  
仁哉仁為天地之大德生生之理於是乎具吾  
之而能推而廣之以及夫人人隨其身之所至  
所任俾凡吾耳目之及心思之存無一人而

全天下生之天而百以為生仁之道正此  
必居高位而享遐壽秦侯今茲年僅五十官位  
品所涖者僅畿甸千里之地名雖達於九重  
有書旌褒誥命推恩之榮然猶未大展厥蘊大  
著厥績而結知於九重流澤於四海也自茲以  
往行將陟顯位秉大政隆委任於上敷惠政於  
下播忠良之譽享期頤之壽安知不自此半百之  
年九載之政千里之地以為之權輿也哉尚加勉  
旃慎終如始毋使世之人得以昔人病黃霸者以  
相病則諸同寅求言愛助之意為無負而廣平父



父戀戀不忍之意惓惓去後之思亦於是乎慰矣  
於是乎序以贈其行三以祝其壽云

贈瓊郡袁太守序

瓊大郡也環海以為疆廣輪二千餘里統州者三  
統縣者十翼之以軍衛為千戶所者十有一其一  
羈縻之民為土官者又三十有八聯之以察察  
之以官屬又毋慮百餘雖古大國諸侯不是過  
其視內郡地蓋數倍之而其去京師又特遠  
朝廷選守常重於他郡非有厚德重望屢試而  
者則不輕以畀之雖倖得之往往不能勝其任

皇帝正大統之後元 詔以順天府治中袁  
為瓊州府知府 命下之日 朝之士大夫知公  
者竊相語曰是蓋屢試而效者真足以勝是任而  
不負

聖天子之寵命也已蓋公始以儒科發身教海陽  
尋以薦陞知郴州未幾擢貳京尹其文學之名撫  
綏之才剴劇之能著在入耳目者卓卓也迹其所  
以致此者蓋以平昔所存仁義之心而又本之以  
聖賢之學資之以高世之見持之以悠久之誠凡  
有設施措注無非優游豈弟之政日計不足而月

計有餘者也故隨所在而有聲古所謂通儒以文學飾吏治者公蓋有焉嗟乎吾郡之人何幸得通儒以治之哉夫儒之效不白于世久矣吾郡之人不蒙儒者之澤也亦非一日矣雖然豈獨吾一郡之人之不幸哉今幸得公以父母師表之使為士者得所措範為民者知所趨向使其家禮樂而詩書則是儒者之澤獨被於一郡而吾郡之人幸獨先於天下也豈非幸之幸也哉因公之行書此以為賀非賀公也賀吾鄉之人也元順

送賀郡葉知府序

瓊州自昔號稱樂土而以其治聞于天下也嗚呼蓋一郡獨居海中無比壤接境也民皆安土流庸外徙也冬寒不甚無鞭豚墮指之苦民不凍也田歲再收兼有山林川澤之利民不阻飢也奇香異木文甲鼈鼉之產商賈貿遷北入江淮閩浙之間歲以千萬計其物饒也風俗質樸資性選悞鄉無武斷豪之家俗鮮推埋慎伎之習其人淳也出賦止於什一無漕輓輸將也養軍止於心土無外繇更戍也凡此數者皆他郡所無有誠謂樂土而易於治矣然而世之仕者往往以難

而不樂往何哉噫有由然矣豈非其人器弗宏  
才弗贍歟望弗隆歟

皇上復正大位之明年 詔以台州府同知葉任  
為瓊州府知府 命下之日予往候之一見之  
即得其為人大凡所謂有器有才有望者侯真  
入哉蓋器必宏然後有大受之地才必贍然後  
運用之資望必隆然後有以愜物議而厭衆心  
三者他人有其一則雖以之治四通五達繁劇要  
害之郡且無不可者况侯兼而有之也哉夫以兼  
人之德臨和樂之地易治之郡非惟政事得中

且賴以安吾知一方之山川鬼神草木鳥獸  
莫不寧者矣嗟乎瓊山人何幸得有器有才有望  
如侯者以父母師帥之哉侯昔佐肇慶嘗奉藩檄  
督戰舟於海南北諸郡留瓊者閱月瓊之父老觀  
感愛戴恒有盍不我牧之嘆今侯之往式符其願  
先聲所至其喜可知矣故予於侯之行謹書以為  
贈以助吾鄉人父老之喜云

送瓊郡三六子序

瓊州府知府鍾直學士有章猶未至天官卿聞之  
謂其屬曰瓊郡去 京師萬里顛顛居大海中

邑十支郡三人民數十萬其命繫於守一人守一日不可無也亟擇其人以名 聞 命下乃刑 正郎王君宗周也一時公卿大夫士同 朝者 以瓊郡得良二千石為予賀予詢其實咸曰君之 第進士即選屬秋官凡厥攷司事有疑難輒以 君君深於法比而仁厚惻怛之意恒存於明慎 審之中經君所論斷者人咸以為不寬嗟乎吾 何幸得不寬人者以為之父母師帥哉君 廷 有日予念吾人十數年來無罪而受人之寬者 矣一旦得君以解其苑煩幸因其行請即 朝

所以賀 皆 以為吾鄉之人 胡賀爾賀其得不寬人之人以為其父母師帥也 於戲吾鄉父老若朋儕暨諸子弟明聽予賀言吾 與爾厥祖若考均生茲邦自吾有生以迄于今髮 種種矣見吾之守若倅亦既多矣民有事逮至不 寬之者亦云鮮哉矧無事而克推其不寬之心以 不寬其無所寬尤其鮮有今吾人何幸得仁厚惻 怛明慎詳審之父母師帥以養以教以全吾人之 生以明吾人之性哉自時厥後爾之有罪惟當 之無罪亦惟當爾有蓋藏爾其自用人不爾揭

有田廬爾其自又人不爾擾爾之是則是非則非  
人不爾變幻爾之有則有無則無人不爾易置爾  
齊民也人不隸爾于尺籍爾良人也人不蟻爾工  
奸宄爾之肌膚爾其自保愛自今人不惜酷爾但  
爾身疾疢爾之貨賄爾其自儉嗇自今人不攘攪  
爾俾爾室空罄昏莫無人和爾門戶出入無人喧  
爾長短爾寢其安爾食其旨爾骨肉其完全若此  
之類皆爾前此十數年欲得之不可得去之不能  
去者一旦得之去之予用是豫以為爾賀爾自  
伊始其各守爾分供爾役輸爾租調非爾固也

爾當得弗爭非爾宜也  
和爾弟昆教爾子孫親爾族如睦爾鄉黨里閭  
訓其子兄諭其弟老長囑其幼少以毋違爾父母  
師帥之命吾言雖耄爾其聽之哉無斁君至郡泣  
事攸始幸召諸士民以予茲言示之於戲予言尚  
其有徵哉雖然予於是又不能不為吾鄉人父老  
朋儕子弟慮也今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股肱大臣孜孜以求賢圖治  
竊恐吾使君之惠不人專於茲一邦也漢廷張子  
之任所以使天下無冤民而民自以為不冤者

朝廷方將有待於君矣乎於是乎書于帛以贈

贈瓊州府知府彭公赴任序

入國朝來瓊郡守以王伯貞先生為首稱先生  
吉之西昌人吏部尚書文端公父也自時厥後  
繼其芳躅者蓋不多見乃歲辛丑安成彭公彥  
以辰州守赴復政知府事瓊人氏寓京者聞  
下走相報且相賀曰吾人不蒙吉人惠者七十餘  
年矣十干十二支相配又踰十年始再得吉人  
閔吾人困弊已極而將甦之邪抑天生良守  
郡得之亦有數邪謂予不可無言以預焉

新 瓊 國

山海內山

西為允遠瓊在極南之徼又越海而過之

土者恒遠其地而外其人仕而能不以遠近內外

異其志節者閱數十年人而僅一見若伯貞先生

固遠且外矣而中州士大夫仕於茲者亦何忍以

遠且外自待其身哉此無他中心無主因境而變

逐物而移其嗟乎安得治吾郡者皆中心有主之

人哉予聞父老言伯貞太守澹然無欲忘已勢而

盡入之情祝民以子孫官事以家一時雖無赫顯

...

功然在郡十有六年，斯人之受其惠也多矣。今距其時近百年而人之談其美者如昨日，然繼其後者非無聞。浙江湘之八求其心有主而不為境遷者，百年中所共稱者止一吉人而已。郡之人習知吉人之政之善，意吉人無不然也。一聞吉人喜動顏色，走相報且賀，豈無故而然哉。今彭公出守，懷忠節之鄉，為安成鼎族，乃前提學東軒先生齋先生之從子，文憲公之弟，詹事公之兄，名進士擢任司理，出知辰溪，綽有令譽。家有鄉有典，刑治有顯狀，一旦而臨吾郡，吉人善

舟見邪子與詹事  
善元帥吾兄也故自公為舉子時予已知之有  
其不負吾人之望也必矣吾郡之人再蒙吉人之  
惠也必矣故於其行述鄉人意為文以贈之公至  
郡貳守永豐楊君通倅文江楊君二人者皆吉產  
也尚相與同心協力以甦吾人使郡人士曰前此  
一吉也尚能為吾人福矧一堂之上而三人合席  
也哉

贈瓊郡太守張侯赴任序

昔皇極聖人歛時五福敷而錫之以福天下之民

然而一人不能以兼濟也於是乎就庶民中擇其  
秀而好德者福之使之分土受民隨所在而福  
民焉嗟夫天下不矣安得有福有德之賢千石  
分布州郡間以福斯民哉吾郡去京師萬里  
州士夫以其遠而僻也領郡去茲輒有不豫  
色惟鄱陽張侯德威以太僕寺丞出知吾郡  
命下之日晷無幾微不平見于顏面顧忻忻然  
其所知曰某平生有志用世思以所學推以濟  
殷倖一第得一邑如斗大念惟先哲有命之士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盡心竭力不敢懈

僕僕奔走道路間今幸得郡於嶺海之間地

人衆如古侯封疆域然庶幾足展所蘊以償夙  
乎其鄉友大學生項森舉侯言以告予予惟洪範  
之福攸好德其一也侯得郡於遐外不徒有安和  
之色而又有好德之言所謂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者侯盖有之是宜

皇極之尹錫侯以二千石之福也侯真福人哉古  
人有言 朝廷不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小人  
然非其人有福於已則亦何所本以福諸人侯



福人我所謂福者非他德而已德而好之必猷  
是以造是福施為足以成是福操守足以凝是  
而有以立富壽康寧之本然後斯民賴以安集  
全之而不罹於貧憂惡弱之極焉嗟夫吾郡吾  
何幸而得有福有德如侯者以為之父母哉昔  
謂部使者得人為一路福星予則以為環千里  
為郡郡而有良二十石則亦千里之福星也分  
予斯居其所而有常舒其苦而久照豈徒行一  
分一道而已哉予老矣去家萬里欲歸未得何  
親見一郡福星出自天駟而駐景揚光于茲

之墟以敷錫我三州七邑之民之福哉故不勝  
而序以贈其行

### 送鍾太守詩序

羊城詩人在 國初時有孫仲衍黃庸之王彥舉  
李仲 此三四先生者使生 盛時當與常蘇  
州柳柳州輩相頡頏溫李而下不論也去今未遠  
繼者已寥寥然若今順德鍾君必華亦豈多得也  
哉君在學校時已有詩名及仕知賓沔二州政聲  
與詩名日颯颯乎著夫人之耳轡子所謂性能而  
好者蓋庶幾焉余聞君名久而未及識今以九年

秩滿需選 京師始會君於寓所目其容偉如也  
耳其言溫如也及出示所和晏鐸輯鳴盛詩格調  
不凡音響清越盖有得於前諸公者然後信所見  
有過於所聞而名下果無虛士也居無何拜  
命陞知廣右太平府事將之任道必過羊城白晝  
錦衣榮歸故里或者豫喜以為君榮嗟乎此淺  
為丈夫者所以沾沾自足也豈足為君喜哉余  
以喜君者以其益得推詩之用以見之民治使  
曉然知詩在天地間果非無益之空言是則可  
耳自三百篇後詩之不足以厚人倫美教化

治也非一日矣風雲霞花鳥虫魚作者日多  
工無益是以大雅君子不取焉君子所取者唐李  
杜李杜而下有常柳二人者皆郡守也考其平生  
所作佳者往往在郡齋燕集之際因俗設禁之餘  
聲習所加自足成化回觀衆作真如丹砂空青世  
外物實何益之有哉君承鄉先正之後得常柳之  
位廣詩之用以導化邦人感發其善心宣導其湮  
鬱以厚人倫以美教化使太平之民翕然太和真  
有以稱其名焉則天下後世稱守之能詩者必歸  
焉而與常柳並傳於無窮也必矣豈非有以為鄉

先正之光乎君志廣而才周於事無所不能而  
獨以詩為言者舉其長叙諸卷端使人知求君  
大而區區所以眩俗者不足道也

送劉端本知興化府序

古端劉君端本登天順庚辰進士第擢尚書戶部  
主事陞員外郎進郎中歷官十有九年始拜興化  
府知府同年登第者至是往往擢長方面或佐  
臺而君乃始得一郡所轄僅二縣戶僅踰萬數疆  
域人民粗可視江西南一望縣 命既下朝士  
大多為君不平焉鄉人在京者來徵贈言且舉

言以諗予予惟興化閩中文獻邦也疆域雖狹

民雖少而風俗素醇文學素盛仕宦之家素多歲  
大比登鄉書者幾居八閩之半會試南宮中甲科  
者無虛榜由乙科而分教天下者在在而有疆域  
不出數百里而其人仕者散見於千萬里之外版  
圖僅踰萬戶而其天民之分布中外者亡慮數  
十百人凡此皆他郡所無者也郡邑以人才多寡  
為大小風俗醇薄為上下戶口之登耗不論焉  
得郡於此而治之六府以君其所理矣也自予居  
京師多與其賢友游師

豪俠之徒武斷於鄉曲者...  
以為強者無有也告訐之徒...  
也舞智之吏猜禍而伎害者...  
掩而公剽者無有也...  
有也慎伎之俗驕揚而恣睢者...  
恃其肺腑之勢而公造請託...  
假以嘻笑之怒而詭譎開...  
古今所謂不美之事...  
昔非善地乎...  
非幸哉...

移風異而月不同今日...  
而知也君行矣試以予言求之...  
者乎無也雖然君子畫其在已者...  
無政不必計也使其有之而吾之心...  
盡之之道何如平而已矣何也吾為人之郡之守...  
也而吾之鄉亦有郡守焉吾治人之郡之民也而...  
吾之家亦齊民焉鄉也人之守吾郡治吾人也其...  
政之良與否吾固嘗定之非之今何怪乎人之是...  
之非之於吾乎...  
之益以勉彼非者之非吾從而非之亟以改如是

則得其平矣孟子曰君子平其政予則以為欲平其政必先平其心吾平其心以平其政彼之不平其心反其是非之實肆為毀譽之端未必人人然也必有平心之人以平之吾弗與知焉可也君行矣請以平之一言以為之官之贈

送順慶孫知府序

皇上厲精圖治慨然思復治古之盛乃者天下會同之春以天下郡守多非其人詔天官卿與總憲度者去其尤無良者而擇朝臣中之有聲稱者往補其處於是尚書戶部主事貴池孫君世榮

為蜀之順慶府知府縉紳大夫知君者咸曰以榮之清慎諳練使之左右大僚以輔弼

天子必大有所裨正柰何一旦遽去

朝廷或又曰順慶人何幸哉乃屈寬仁幹治如吾孫君者以為之守邪二者之言聞於君君曰有是哉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惟君命之無所於擇臣之道也古之人固有雅意本朝者矣亦有願乞一郡以自效者矣均之皆是也吾何敢儼焉惟盡吾心以共其職業而已他非所知也嗟乎君之言及此其真知為人臣之道哉知所以事君則知所以

治民矣彼夫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者其於大  
義固已惛然矣况望其行官政以卹民隱乎哉異  
時巴蜀之間列郡之守有以循良聞者必君也雖  
然古今人治郡有聲入爲公輔者徃徃而有君豈  
久於外者哉君之任將道過于池池君故鄉也夫  
夫人垂白在堂兄弟具在君以二千石之貴錦衣  
金帶稱觴膝下使夫垂老之親親覩其子之成立  
卓卓如此其樂爲何如哉其視夫昔之人得一煨  
捧入而喜者不啻千萬也然則君之茲行其於忠  
孝之道蓋兩盡矣豈不深可喜哉此池之士大

表文贈行之意而予所以樂爲之言也

瓊臺類稿卷之二十二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 贈送類 序貳

送保定劉同知序

予友江夏劉君公望以上舍生解褐即拜保定府同知 命下郡之大夫士寓京者走相賀其素知君者語不知者曰是蓋久有聲太學者也是屢辭校官而不屑就者也是嘗以詩經首鄉薦者也夫游太學久而友天下賢士多其聞見博不自枉其

才而輕於小試其所志大業經術而以賢科發身  
其出身正郡得斯人焉以為守之貳其循良之政  
不待試而可知已今夫士大夫平居無事時大冠  
我如長裾襜如孰不曰我業經而為儒者也我聞  
見博而立志大也我惟未遇其時而得其位爾使  
吾一旦脫穎而出有民社焉不古循吏不止也列  
侍從焉不古名臣不止也位宰輔焉不古賢相不  
止也然而言之者遍天下踐而行者舉世無一二  
焉嗚呼所謂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豈不然哉雖  
然此自期者也非人之期之者也若吾公望則自

登鄉薦游太學辭校官時已慨然有有為之志而  
人亦豫以有為之才期之非若彼之不自量而大  
言無當也今一登仕版即官五品階大夫而又得京  
畿大郡以佐之所以行其學展其蘊充其志茲其  
時也公望將之任地官主事侯君奉璋徵予文以  
華其行君子大學同舍友也雅知君故不辭而以  
是規焉

送潘本恭同知序

予友潘本恭興化知府本愚之弟也初君以邑庠  
弟子員領東廣薦書而知府君亦於是歲以太學



生預京闈薦其後知府君登進士第以名法從出  
守六郡而君尋以舍選歷政都臺天官群試之權  
第一授廣右之鎮安府同知夫一家伯仲同以經  
術登文科世固希有矣而况又皆膺顯秩位大夫  
為千里之師帥者乎是尤為希矣且環千里之地  
為郡郡有守有貳貳以佐其守猶弟之次其兄也  
今君兄弟皆得郡而治之一守一貳地不同而理  
同吾知其越千里而同一施治之方誠如孔子所  
謂魯衛之政者矣雖然君之官雖貳而實則守也  
何者蓋君所得者羈縻之郡其守長世以其

之上之人不繩之以文法下之人不望之以德化  
旁之議者又不一一律之以理義其文法有不如  
格耶德化有不下究耶所行所為律之理義有弗  
合耶其責一叢諸貳而抑不與焉是則君雖以佐  
貳為職其實無以異於守也噫世之人伯仲皆守  
郡如君家者豈多有然則予於君之行也安得  
不為吾嶺南人喜是乎書以志之

送慶遠葉同知序

廣右地多徭獠其為居民害也又矣而莫若近時  
之甚蓋其性習兇獷輕生樂戰一聞赴鬪即挾刀

弩以從事惟恐或後顧惟財帛牛酒足好就自視  
其性命如草芥即不<sub>下</sub>斃于兵其父母妻子視之  
亦不甚惜且又習其山川險隘出入溪澗攀緣樹  
木如猿猱然而我官軍惜性命畏瘴毒而守<sub>將</sub>又  
多以謹厚存心每每以生事為戒因循苟且度歲  
月以須更代而已間有撫機出奇者遇賊有可乘  
之機可用之間而權不已出苟或冒險為之萬一  
小失利則怨讟加之矣甚或得罪為以故賊勢愈  
熾而民愈不聊生民之居市井者藉城以為保障  
負郭之田猶得以耕獲 之民去城郭特遠城

之出沒無常而官軍不能以時<sub>整</sub>援方耕作而牛  
為所奪遇收歛而穗為所<sub>壟</sub>一牛之直至于幾<sub>合</sub>  
破一家之產不能具一牛得一牛不足以耕一歲  
今歲僥倖以過嗣歲復然遂至無一歲不然嗟夫  
民以食為天食以耕為本今為民不得耕則無以  
為食無以為食則富者不免於貧貧者遂至從賊  
將見民日少而戒日多其勢不至於盡為賊也不  
止嗚呼居民何恃以為生乎官府何恃以為治乎  
予少有志於用世而於邊防機務頗究心焉然皆  
得於傳聞非目擊也今予友古端葉夢吉以鳳陽

府同知改任於慶遠慶遠廣右之衝也夢吉亦嘗  
留心世務者幸因其行書予所聞者以送之俾即  
其地審其實焉果如所聞者否耶誠如是幸求所  
以備禦之方善後之計是亦其職分所當然也

### 送慶遠王同知序

慶遠介萬山間地少而山多編民少而夷俗多夷  
獠不一種馴服者少而兇獷者多軍衛雖設士卒  
少而當防之處多非但郡中為然旁州隣境亦或  
有所侵軼而帥府將壘亦時時調發之殆無寧歲  
歲靖之日少而勦攘之日多故郡之人民無寧則

供有司力役之征有事則腰刀劔手弓矢以從事  
有官守於斯者不徒治民且以撫夷不徒任有司  
之職而又兼軍旅之事吁亦難矣寶安王克敬以  
鄉進士屢試禮部不如意入太學需選銓曹者久  
之今擢為慶遠府同知 命既下鄉人寓京者微  
予言贈行予惟克敬年壯而氣銳一登仕途即官  
五品階大夫得大郡而為二千石之貳况為之長  
者又得天台周君以名御史出守于斯治效已著  
克敬一旦往而佐之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克敬淮  
所治尚當同心協力增益其所少而擢節其所多

於凡多而有餘者芟除之招徠之化誘之隄備之  
於凡少不足者斥廣之撫恤之倡率之休息之又  
於多少之中消息之調停之必使適其中而無大  
過不及之患偏而不舉之處則政聲不患其不聞  
治效不患其不立矣異時兩廣聞有守貳俱賢為  
朝廷所旌擢者必慶遠也夫謹書以俟

送廣右太平陳同知序

凌江陳君鑑以太學生解褐拜廣右之太平府同  
知詔乘傳以赴任惟時同選者知府則五羊鍾公  
判則合浦劉君推官則雷陽周君皆吾東

也夫以一郡之守貳皆同鄉人而又同日受命偕  
乘傳以往前此未之有也而今乃有之豈非異數  
也哉士生明時得為

天子之門生一旦筮仕即得五品命官階大夫佐  
千里之郡而又膺 朝廷之異數可不知所自也  
我嗟乎 國家之待士可謂厚矣始也養之於學  
校終也儲之於冑監將用之也則又歷試之於臺  
省及其用之也則又貴之以爵富之以祿華之以  
冠服付之以民社之寄授之以賞罰之柄居焉而  
有廨宇階級之嚴出焉而有與馬僕從之衆非私

其人也所以使之宣 朝廷之德化以惠安元元  
焉耳彼昧者罔知所自顧謂官職乃吾積勞所致  
者既居是官當用是民以奉乎已凡可以快吾志  
肆吾欲者無所不至抑不思我亦一民耳

矣予所以優養我而貴我富我如此者夫何所為  
乎哉噫必有所自者矣陳君緝熙謹愿而敦厚讀  
書而明理其知所自而不為彼之所為也必矣矧  
一時官聯又皆鄉曲之舊道同志合平昔有志為  
國為民者其所以分 上憂紆民患蓋有不謀而  
同者矣 五嶺之南兩江之間聞有一郡

佐皆得人者必太平也君行有日其鄉人寓京者  
來求予言以贈君予故以是勉之雖然豈但勉君  
而已耶

送處郡侯同知序

雲間侯君進忠予十年太學交游之舊平生志尚  
不凡恒欲以功名自見於斯世不苟然也初解褐  
即拜襄陽府同知其設施畧見一二上下固已翕  
然稱之矣今起復改任處州府其殆究其所蘊以  
盡發於是歟夫善於治者如庖丁游刃以解牛也  
牛有大小肥瘠而吾之刃不以其大小肥瘠而有

利鈍難易爲君前所治者處南北之衝地廣而民  
雜而又臨之以親藩之尊較於今之括固難矣  
雖然括亦不爲易也地險而有坑冶之利椎埋剽  
奪之盜負固而竊發者往往而有似亦不易然矣  
在他人處之固不能無利鈍難易於其間在君則  
有不然者蓋君以儒科發身所學者周公仲尼之  
道所謂有體有用之學無所施而不可者也儒者  
之道譬若火然用之以爲大炬則大明用之以爲  
小炬則小明炬有大小皆火之用也不用則已用  
斯明矣明則無不燭無不燭則無不見不於此則

明而於彼則晦顧用與不用耳未有用而不得者  
也君來京師至武選大夫盛君所而職方葉君  
君同學也知予與舊臨行特以贈言見屬予故推  
君之所學用之必效者如此雖然此未足爲君用  
也予姑即所就者言耳君之學當不止此異時  
用之於大必有可觀者焉不苟然也

贈朝郡司武守序

朝郡之問其凡上習俗語言嗜好大率相同以  
聖士而治嶽之人無以異乎居其家而自臨其鄉  
郡也故其爲力也易而見效速長樂周君惟高閩

產也以鄉貢進士試禮部得授官庶美而不屑就  
父之假舍選以發身銓試居第一首擢潮郡貳守  
潮之人士寓京者聞足命喜相語曰得周君以  
佐吾郡何以異乎<sub>吾郡之人自治吾人也我其諧</sub>  
於土俗協於人心也<sub>以矣四邑之人庶其有瘳乎</sub>  
咸欣欣然有喜色走謁予求文贈行且告予以所  
以喜之故予曰<sub>謂喜乎哉前此治若郡者豈皆遠</sub>  
地之人哉今其治效何如也昔之人治潮有聲如  
韓如陳或居南陽或居閬中其地相去何啻千萬  
里而其政事之施教條之布雖其里之嗇夫家

父兄不若是之宜且切也治否在乎其人而不以  
地彰彰明與胡喜乎哉其中交君父而知之深<sub>者</sub>  
而言曰其輩所以喜者非無故而然也蓋有由也  
周君家世業儒以經術為學以仁禮為心其諸異  
行大言而無當狂情而拂眾者比言決不至與心  
違行決不至與迹反一旦施於有政鑿鑿乎如菽  
粟之必可療飢布帛之必可禦寒藥石之必可已  
疾而賴入之生也審矣況其里居境壤相近而於  
吾之上風民俗又素習之者耶此其輩所以喜也  
嗟乎諸君之為此言其必有所試哉何其稱美之

不容口如是也抑予聞之理之在天下推諸東海  
西海南海北海而準出於天理者自然合於人心  
不以遠近彼此而異也黃霸之生不必隣於潁水  
文翁之產不必近於庸蜀然其為郡皆以治稱者  
所行合於天理自然當於人心宜於土俗矣周君  
之為人誠如諸君所言則其所存所學雖以之用  
之天下施之異域無不可者不必近壤也其治之  
必效澤之必究尤為易且速焉耳此潮之人士所  
以喜歟予叨以文宇為職業喜隣郡之得賢佐也  
故樂為之言以助其喜俾其人士書諸錦贈行

贈瓊郡陳同知序

錫山陳侯以泰安州知州需選天官陞瓊州府同  
知瓊之人士寓京者聞 命下爭 走其寓舍瞻  
拜焉既退私相語曰瓊之民有幸矣去年得袁公  
為之守儒者也今年又得侯為袁公貳亦儒者也  
以儒佐儒吾郡三州十邑之民庶其有瘳乎語既  
人人喜動顏色明日走報予曰吾郡又得賢佐子  
知之乎吾與子之父兄鄉黨下及草木禽魚皆得  
霑被其教化沐浴其膏澤矣子寧不喜乎喜之可  
無賀乎賀之非文不可也顧今 京師學士大夫



非無能文者必吾郡人然後知吾民情風俗之詳  
賀侯之文子毋庸辭予忝以文字為職且郡人也  
袁公之行既謬言以贈之矣今侯之行又容嘿哉  
雖然侯儒者也不出戶庭已於天下民情風俗無  
所不周知非必躬履其地耳聞目見然後知也則  
於口郡之民情風俗皆侯平日博洽中一事而又  
何待予贊哉請言其畧吾郡獨在海中廣輪幾三  
千里其地廣矣廣足以有容宜其民之衆今反寡  
焉嶺以南自昔稱多奇貨而吾郡所出者恒什八  
九其物產衆矣物衆足以自饒宜其民之富今反

貧焉 朝廷以其地去 京師最遠特優待之  
百徵需比內地百不及一二其賦役輕矣賦輕得  
以自營宜其民之逸今反勞焉比年歲屢登斗米  
僅一餘錢宜其民之有餘矣而耕者往往告飢府  
君州若縣學校共十有四科目外歲貢士計十年  
總其凡無慮五十餘人宜其人材之衆矣而仕者  
恒不多見是五者宜若有餘而反不足夫豈無其  
故哉事之如此比者甚衆其蓋其易見者也予竊  
疑之久矣每求其故而不可得幸侯之往試一問  
焉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矣誠求其故而得之別

其蠹塞其源逆閉其塗而復其虛處則三州十邑  
之民信乎其有瘳矣則表教化之靈被膏澤之滋  
潤庸有窮乎

贈瓊郡徐同知序

孝感徐君鑑以太學生解褐為善郡之貳守也郡  
之士寓京者咸來徵贈言予竊念叨官 禁近以  
文字為職業他人之欲贈人以言者尚假於予况  
吾郡守貳乎是故不容以不言矣昔者吾郡全盛  
時如人方少壯肢節完固腠理厚密百脉調和而  
邪不能干雖庸醫師妄投以湯劑然其元氣

實則亦不能為之害也其後也如人中年以後  
血氣漸少一臟一肢之病也苟得中醫隨其候  
而療之雖不至於大愈亦不至於大憊今則不然  
矣蓋以凋弊之餘而又繼以水旱疾疫之災不幸  
有意外之變如人之血氣既衰百病交攻而又加  
以外邪之所侵淫其勢益已劇矣是故非尋常鍼  
砭之所能及藥味之所能起非得聖神功巧之醫  
師如扁鵲倉公者不足以已之然倉扁世豈常有  
哉夫其人雖不世 診視之法治療之方固未  
嘗不存於世也顧所用何如耳六經四書吾聖人

壽世鑿國之大方術也儒生學士推而用之以利  
濟斯民徃徃有已著之效經驗之方非直一技之  
比君出自學校讀聖賢書於古入設施之方為政  
之要固已講貫而體察之有素特未試耳今奉  
天子命佐大郡而又值艱難凋弊之餘可以驗其  
學展其才矣夫下遇奇疾無以表其技之良不涖  
劇郡無以見其治之善君行矣宜疾其驅吾一郡  
三州十邑之民喁喁然如病人之望倉扁也吾儕  
方將洗耳以聽新政異時治狀大著滿人齒頰予  
雖無似忝造屬史尚當效太史公之傳倉扁詳

其實以傳於世云

贈瓊郡林同知序

予反天下士多矣而尤厚於鄉人鄉人中最相厚  
者羊城則林宗敬也宗敬弱冠領鄉薦慨然有志  
當世以為今世仕者非進士科不必得顯官孳孳  
焉留心舉業於凡經史子集苟可以資為文者  
罔不研究而於三百五篇詩用功尤深歲七戌初  
試南宮得乙科不屑就丁丑再試又如之以至于  
庚辰甲申丙戌三試皆然乃喟然嘆曰吾之於學  
未必不如人也而進士卒不可得豈非命耶乃就

選調得瓊州府同知予瓊人也何幸得平生故人  
人佐吾郡乎况今主郡者清漳蔡公叔清亦予友  
也而今而後吾知吾郡三州十邑之人庶幾得所  
復庶矣乎而區區遠宦萬里外垂白老親亦將賴  
以慰安之少寬其倚闕北望之思是則一郡之人  
之幸尤莫予幸之甚也雖然予固幸矣然一  
家之私未必一郡之人之公也使吾郡之人感  
怨望而吾一家獨欣欣然有喜色而予  
於宗敬友誼素篤而不  
少長焉則固兄親乎  
矣凡其之官或內或外予皆不能無贈處之言而

沉於吾郡乎則其所以勸勉規儆之者又不可以  
但同衆人也請問宗敬所以遠藤下去鄉井間關  
萬里外十數年以希朝命之榮也果誰為乎亦  
曰以行所志榮所生而已假使宗敬一舉即登高  
第可以得五品官六大夫乎否也得以畫錦還鄉  
面慈闈以解其離憂乎否也得以佐大郡臨吏民  
以施其政教乎否也二者皆未必遽得也今一登  
杜籍即階穹秩綾金以為衣鏤銀以為帶便道還  
鄉稱觴獻壽母子兄弟叙天倫之樂以為族姻閭  
里之榮况所得者大郡地方三千里支郡三而屬

邑十人民數十萬家又當鄰郡凋弊之秋而獨富  
盛安樂如平時出則飛馬蓋驛滇池綠駿鳴騶載  
道前呵後擁行者屏息道左以俟其過入則居黃  
堂據高座屬吏抱簿書負貫以進輿臺阜卒左右  
侍立屏氣側耳以聽其處分回視彼之登甲科者  
方且服事大僚惴惴然逡巡却立如新婦之事嚴  
舅姑然一出詞一吐氣不敢少肆果誰為多哉雖  
然得之榮既踰其限則失之辱殆有甚焉者矣所  
以保而守之其道尤難惟勤惟畏其庶矣乎蓋勤  
則無怠事而上之人不能目我以罷軟矣畏則

辭心而上之人不能名我以貪虐矣而又守之以  
誠濟之以斷本之以仁恕則在宗敬者可以常保  
其榮而在予者亦得以常恃其幸矣夫豈但一身  
之榮一家之幸而已哉

送鄉友舒允欽同知序

予友舒允欽以鄉貢進士卒業大學釋褐即得衡  
州府同知同知五品官也階大夫為二千石之貳  
其職任可謂重矣允欽以一介書生初登仕途即  
階顯任人皆以為允欽喜予竊獨為之懼何也蓋  
以一郡之地廣輪千里人民無慮數萬為其僚屬

者多至百十人其政務之叢皆文移之紛委日不  
可以數計民之安邪否邪事之當邪否邪一一於  
守羊貳馬是責為郡者亦難矣哉允欽有領鄉書  
登冑監交友四方賢豪往來道途幾二十年備嘗  
艱阻其於天下之人情志俗固已知之矣然而於  
吏治政體雖灼知其理而未必親更其事也一旦  
拔之於儕輩之中寘之於吏民之上坐黃堂佐郡  
政顰笑言動必一一中度剖事決訟必一一合宜  
然後為稱其職不然則在梁之譏伐檀之刺於  
興矣可不懼哉雖然人惟知懼而後可以常不

彼偃然自肆哆然自矜謂人不已若謂事無難為  
謂民為可罔謂天或可欺恬然不知懼者實有深  
可懼者存焉豈非可懼之尤乎古之君子宅其心  
於敬忌之天真其身於安恬之地凜凜乎如臨萬  
仞之淵側身跂足將墜而未墜也慄慄乎如乘泛  
駕之馬鞚勒頓解將墮而未墮也惟其懼也如此  
是以前無愧怍外無窒礙故能建功立業名成而  
位崇安榮於當時流芳於百世不朽也然則懼之  
一言豈非士君子處心制事之機要乎懼以存心  
則雖大而天下遠而夷狄尊而公孤危而軍旅無

所處而不可矣况一郡之佐乎哉予於允欽同學也犬馬之齒又稍長於其行也無以為贈竊效古人臨別贈處之義勉以懼之一言言雖約而意則至矣允欽誠念斯言事無微而敢忽言無小而敢輕人無卑而敢藐是謂能懼矣可喜之大孰有過於此哉

瓊臺類稿卷之二十三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

送宋孔目赴徽州府通判序

天順三年夏四月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南陽李公言于

上曰臣忝待罪禁林伏見屬僚編脩馬昇檢討傳宗典籍李鑑徐佖吳衡孔目宋敏老成練達各有所長久官館閣未究厥用伏望 聖恩授以外任

俾得以佐藩服莅州郡未必無補 聖化萬一  
上俞其言於是超拜馬傅二君為參議李君等三  
人為同知宋君為通判館閣故事僚友有以使事  
及擢用于外者以文為贈行之具而一時官聯類  
皆能文之士故以次屬之而予得送宋君者君以  
進士之科任教官需選天曹選入翰林六七年于  
今矣翰林地高而務簡其官屬專以講讀纂脩考  
校為職於他事一無所預凡文移之出入禮節之  
往來皆幕職定理君盡心厥職事無或滯而又恭  
執事上和於處眾或加以非言亦往往不與校推  
是道也雖以之佐大藩理劇郡無不得者况一郡  
倅乎哉况在內地乎哉予於是知君果無負  
聖上之所 寵擢大臣之所薦舉寮友之所屬望  
也必矣於是乎書

贈李通判序

鄉人李玠廷玉以太學解褐即得漳州府通判通  
判六品官也得之不足以為吾廷玉輕重而凡吾  
鄉之人友於廷玉者必欲得予言以贈之夫豈苟  
哉蓋朋友愛助之義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初學  
與仕皆然廷玉自童稚時已游庠序中從賢師友



游講明經史習為文章以應主司之求將以希  
朝廷爵命以行其志祭其親既而采以書經魁鄉  
薦上春官得校官輒不就非卑其官也初志不在  
此也今以舍選得為十里諸侯之倅可謂酬素志  
矣向使其志學之初或習為他道或至於半途而  
改轍其能有今日乎是則廷玉今日之所就論所  
學則為成矣其於仕也豈非一初乎初譬則臺之  
基也基之建也不厚則累而上之也必不能崇又  
如將適萬里之遠也出門之初必得其塗然後有  
所至焉不然則終莫得其所止矣仕之之初亦然

之初也可不謹歟古之大臣告其君尚以罔  
在初為戒矧其卜者乎是尤不可不謹也雖然  
豈但入仕者有初乎凡一言語之發一政事之施  
莫不皆有初也於其初而謹之則鮮失矣古語有  
之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又曰涓涓不壅將成  
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又皆不可不之知也然  
此乃其外者爾而其本又在乎吾身與心孔子之  
所謂幾曾子之所謂獨子思之所謂微孟子之所  
謂端皆吾廷玉平昔所講於師友而有得者也向  
既發之文以應主司之求今宜斂於實以應臨事

之用毋恒視之以空言

贈長沙明通判序

蒼梧明君廷傑以鄉貢進士連試南宮得校官輒弗受卒業太學者久之今拜命為長沙府通判友人蘇昌過予求言以為廷傑之官之贈夫長沙湖湘大郡昔朱文公張宣公過化之地其流風餘韻至今猶有存者得郡於此而佐之亦可以行其志矣况吾廷傑所資以發身者朱張二公之道童而習之今壯且仕矣用其道莅其地以治其遺民豈非幸歟雖然二公之遺風所及澤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道不外乎此理理本具乎吾心存此心明此理以推行其道則吾學為有用矣夫文公之道大居敬而貴窮理宣公之道切切以分別義利為急二公之道大而用之天下次而用之一國小而用之一郡一邑皆可久行而無弊其施為先後緩急之序固非一言可盡而其大原大要在明理欲義利之際而已事之未來講之熱事之適來認之真事之既來守之定天下無難事矣佐一郡奚足云乎今夫天下士群居學官借廷科目以至有祿位者何限孰非誦說朱張之書者乎然而能尊所聞

行所知者何其少也予於廷傑皆嶺表人且嘗同  
試南省游成均相與最久知其非徒誦說者幸其  
得郡於先儒過化之地故於其之官也述朱張之  
道以為贈亦朋友箴規之義也廷傑至郡同官按  
君者亦予友也學有源委其於理欲分別講明尤  
的政事之暇尚因言相與切磋之

送伍通判序

國家承平百年海內無事久矣仕者恒以得山水  
之郡為樂然郡之有佳山水者多臨邊徼當孔道  
或其地瘠民貧俗不尚文學不然則其民悍戾喜

聞訟多推剽之盜武衛之古家訟謂紛冗務求一日  
之暇有不可得者是以往往不如其意幸得佳郡  
皆無是數者之累矣而其人又多喜事功貪聲利  
胸中擾擾不能斯須寧者故雖得之而不知其為  
樂予友羊城伍君尚節簡靜之士也為人忠實無  
他腸不設城府為崖岸與之交往數十年恒如一  
日蚤膺鄉貢試禮部辭校官入太學者十餘年今  
拜命為寧波府通判四明山水名天下形勝偉  
特群山秀拔湖蕩清溢眾流斯委號為東南奧區  
內絡湖渠原田交灌外瀆漲海海錯雜出號為東

南樂土詩書之澤相染絃歌之聲不絕世宦之盛如史如表文學之尤曰麟曰鳳至於理學之宗則又有若楊黃諸人流風餘韻至今猶存號為東南文獻之邦向所謂敷者之累幸皆無之而君又居倅貳之職上焉有守以總其繁下焉有屬以分其詳君居其間以簡靜之德臨淳厚之民豈非地與人相稱哉惟簡能御衆之繁惟靜能應衆物之動以此佐其長臨其下無難事矣苟其身自處於委瑣紛擾之中自治且不暇而况治人乎而况樂山水之勝乎君甚稱是官而官又與地相稱可謂得

其樂矣凡相與厚者咸賦詩贈君行予尤厚者故為序

贈松江府黃通判序

凌江黃仲肅氏以鄉貢進士繇太學舍選解褐為松江府通判鄉人寓京者聞

命下莫不為之喜且懼焉喜者曰仲肅幼負奇志慨然思欲有為於時非苟然者今得大郡而佐之可以行其志矣安得不為之喜懼者曰松江財賦多供億繁而責望衆吏于茲誠未易也今仲肅以未試之材而當至劇之務可不懼哉或舉二者之

言以告予且求文贈行予曰之二者皆愛吾仲肅者也夫愛其人必欲其志之得行志行矣又懼其或不終遂也豈非愛之之深者乎然徒愛之而不思所以助之則其愛之也奚益詩不云乎愛莫助之蓋愛必助之斯為能愛愛而莫之助猶弗愛也然則所謂助也豈必佐佑扶持之謂哉亦惟效古人贈處之義贈之以言焉耳古人之言見於史傳者多矣不暇遍舉姑即一二為吾仲肅贈古人以清慎勤為當官之法以平易為臨民之法以正己格物為御史之法以分謗不掠美為處同官之

法予願仲肅服膺斯數者而行之以不怠則可以持身可以保位可以遠耻辱可以防禍患則夫上之不吾知下之不吾感未之有也夫然則但見其有可喜而不見其有可懼者矣仲肅念我吾儕鄉人所以愛助之者止於此矣在仲肅者可不知所以自愛乎我於是乎書以為贈行序

贈段通判考滿序

古人於官聯有朋友之義情好洽而志嚮同相觀而善故能共成事功以著休聞於無窮所以然者合以義而不以利焉相太守周君德明以其同寅

段君汝濟之倅郡三年也將上計於天官不遠數  
百里以書抵京師予文贈之于於是不獨見  
段君之善於佐政而亦因以得周君之察察相得  
也古道不見於今久矣夫以東西南北之人偶聚  
於一堂之上苟不舞智以相傾軋用術以相籠絡  
斯可矣况望其相善如朋友也哉諸君之為  
政與其所以相與者予不得而盡知也即其求文  
相贈之意推之則其能以義相比可知矣道二義  
與利而已矣入乎義則出乎利義利之不並立如  
薰蕕水炭之相反也彼孽孽於義此汲汲於利其

能以有合也哉其有所合者必有所同也雖然同  
亦非君子之所尚也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而  
孔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固不可以不同而  
亦不可以苟同也守曰可而倅曰不可守曰不然  
而倅曰然同其理而不同其情是之謂不苟同若  
同聲附和心不然而口然之則是雷同而已矣義  
果安在哉 國家用人必歷九年而後遷他秩汝  
濟以名家子發身儒科倅是郡今甫三年其優異  
之聲已燁燁乎其昭著如此其尚圖惟厥義於其  
終哉圖厥終如其始異時京畿列郡間有守佐俱

庶能著稱致璽書並褒而陞秩賜金必永平也夫  
謹書以俟

贈郭通判考滿序

予友永平郡守周德明以書抵京師謂予曰某  
之同僚有郭景深者齊之長清人也以太學上舍  
生解褐來倅府事未幾以憂制去服闋復來倅于  
茲向者一府之事皆在所判今則專職馬政矣既  
三年滿一考將報政于天官敢求一言以為榮滿  
之賀幸毋靳予惟古之稱長民者曰牧蓋有取乎  
學牧之義謂長吏之於民亦如牧人之於畜也

人之善於牧畜者必循乎其畜之天時其飢飽以  
遂其生達其喜怒以暢其情馴伏其心不使至於  
泛駕調節其氣不使至於敗群順其時而游之以  
繁其類適其可而用之以不盡其力夫如是則學  
牧之道得矣長吏之於牧民也亦胡獨不然周君  
之治永平數年于茲矣循良之聲日聞于朝蓋  
深有得乎牧人之理是雖其平日德學之餘之推  
然其僚案諸公亦不能無裨助之力焉則是郭君  
向也任守以為政固已知即牧畜之理以牧乎人  
矣今焉職專乎馬以顧不能推牧人之道以牧乎

馬武是宜其居官三年事無過舉馬蕃息而民安樂之茲行也必以最書自茲以往政聲益揚必將有不次之擢其名與位殆不止於是矣姑書此復周君且以俟焉

送襄陽鄭通判序

襄陽當南北之交地廣而民稀齊魯趙魏秦晉之民逋逃者咸聚於茲日積月累多至十餘萬數十年前士夫之深長思者已豫為之憂恐其一旦有不測之患今幸其發之壺大軍隨即掃除之既已寧息矣

聖天子獲慮之不少置爰命大臣兼制荆襄唐鄧之境而尤注意於斯其郡之守若佐視他郡必加慎擇焉乃者通判缺員擢太學生鄭中夫補其處中夫年少而氣銳慨然有志世用蚤以經術發身京闈屢至禮部抱竒才而負屈稱也久矣今也銓試居優等天官卿視同試之士多喻強仕之期才力或有所不稱乃於衆人之中授以倅貳之任置之要害之地衆咸謂中夫真足以當是任矣中夫乃自視歔然恒有不勝任之憂特之任介其友將進士宗誼請予求贈言嗟乎人皆視已以為足



勝其任而已乃自視以為不勝由茲不勝任一言  
知其真足以勝任也無疑矣夫天下之事往往  
成於畏而敗於忽夫惟無所畏是故無所成由其  
見理之不足恃也然後有不循之理由其視事之  
不難處也然後有下馬之事由其量人之無能為  
也然後有不恤之小人苟持畏心則凜凜然知理  
無微而非著慄慄然知事無易而非難兢兢然知  
人無弱而非強則操心危而慮患深勵志勤而撫  
機果天下無難成之事矣忽則反是中夫未履任  
已豫以不勝任為憂其能知所畏也哉其真足以

當是任也哉誠能始終如一不以既任而變不以  
官成而怠以此一言行之終身則金石之堅可洞  
豚魚之愚可孚天下之大可均矣況此一郡之佐  
也哉又況此區區之流民也哉中夫行抵郡太守  
李侯廷吉予鄉友也試以予言質之廷吉老於世  
故者必能辨所言之是非

送瓊郡東通判序

出廣城而西自古岡而達于徐聞二千里之間城  
邑丘墟道途榛蕪村落畎畝鞠為茂草獸蹄鳥跡  
縱橫旁午無復有人烟矣越海而南一郡歸然海

中乃獨安全無事如中州內郡然豈非樂土哉噫  
民生斯地也一何獨幸歟迺者重蒙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軫念遠氓憂其一旦不幸或  
有若海以北之二郡者用藩臬臣言變更守宰於  
是乎一郡之守若貳若倅咸一新焉一堂之間同  
寅而協恭者皆所謂仁人君子也噫民生斯時也  
又獨何幸歟寶安陳君以太學生解褐通判府事  
君於瓊之人士也雖曰

天子命吏其實有鄉里之誼焉土風氣候之官人  
情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善惡好惡利害得失之

貫皆已飽諳而素習之一旦臨乎吏民之上無異  
乎家居而里處也其設施措置不至於倒行逆施  
拂乎人情違乎土俗也必矣豈非郡人幸中之人  
幸者歟予因君之行竊有以告吾郡之士民曰人  
不可以不知幸鄰郡糜爛而獨得安全一幸也  
朝廷革其宿蠹而惠以循良又幸也乃獨不知幸  
而健訟以成風豪奪以相尚豈所謂良民者歟其  
尚相率以仁義忠厚以安夫使君之新政雖然予  
亦治下之一氓也故以為下之義以責吾人若夫  
盡居上宇下之道以不

聖天子委任之意其責又在二三君成化

### 送陳推官序

刑者輔治之具聖人不得已而制之者也非不得已則不用也蓋制刑所以止刑不得已則已矣然則國家之有刑官其亦不得已而設歟司刑者常能以不得已存諸心必至於不得已然後用之則受者與我俱無憾矣豈不稱其職歟今夫天下百司衆職皆以有事為能政績可書為稱職掌國計者以府庫充物為稱司民牧者以戶口蕃殖為稱惟刑官則異於是要必除苛解媿無文致之罪無掠

立之刑使囹圄空虛無一囚可訊錄斯為能稱其職矣彼切切焉從事柱後惠文冠深文巧詆奇詰他比大為陷阱於郡中園墻至不能容他日計課考功曰某死罪若干某徒罪若干以是為上最豈聖人制刑之初意歟亦豈

國家設官之美意歟郡有守有貳以理郡政又設推官以議法斷刑蓋亦不得已也環千里之地十數萬之民其命皆係之一非其人則民有不得其正命者矣居是官者可不慎歟臨武陳永以鄉貢進士由舍選出身拜

命為是官於南安濱行過予求贈言予因本古人所以制刑及國家所以設官之意以告之欲其知以不得已而存諸心如易所謂明慎如禮所謂盡心庶幾為稱其職焉君其念哉母忽

天順五年

贈建寧胡推官序

天順七年春建寧府推官廬陵胡君緝來覲闕庭既勅且歸矣其治下生待試禮部者知予於君舊走謁予求贈言且曰君必欲得予言嗟乎予言何足為人輕重而君必欲得之豈非以予去年太學交游之舊相知有素乎雖然予所知者

平日所負與所學者耳若夫設施措置之方見於行事者則予之知孰與其郡之人之詳哉予何言有連生鐸者進而言曰君之職雖類於理刑然攝郡政特委任其所行違違有足稱者如督坑冶而足歲課革菴堂以崇正道興學以成賢成梁以利涉有非可以一事蓋者雖然此猶人耳若夫露禱于天久旱而雨豈非天哉其行事章章如是可以不辱子之筆矣幸終惠之以言噫有如是哉君之所自負可謂不虛而其所學可謂有用矣予嘗慨夫世之人方其平居無事之時高談闊視開口論

天下事謂古之人有不足為者其所自諉真若可  
以排山岳倒河海或人聞之亦信其真足洞金石  
質鬼神及其一旦得志可以有為而不能踐其言  
者多矣若君者豈多得哉豈多得哉雖然君之所  
以能此者蓋有由也昔忠簡公孤忠大節前史有  
輝君之鼻祖也今文穆公清才古學當代瞻仰君  
之諸父也孔子曰魯無君子斯馬取斯信哉君行  
因綴與連生語者為贈行序天順六年

贈孫推官考滿序

舉一郡之事凡百政令皆於守乎屬所以輔守而

使令之必行者理官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  
不能恬然以無事有事不能以無事爭必有所  
不平不平則必平之於守守以德道之禮齊之政  
正之而民未必從也於是付之理官以法平之焉  
是理官者輔其守以為政者也守之位雖尊而不  
能必人之死生而理官則得考其情用其法令而  
死生之焉必使質者輸情斷者服罪生者啗德死  
者不怨然後稱其職耳蓋守者民之師帥而理官  
者民之司命也守得其人而又得慎者為理官  
以輔之則郡自有不治者哉永平府密邇京師

其守佐之政之善易以傳達三教乎未政平訟理  
之聲日銷能然士大夫之煩悶者然者有安陽  
周君為之守明刑以輔其政者則雲間孫君士瞻  
焉君出自學校以經術緣飾吏事司理于永平三  
年矣今以考滿奏計天官周君走書京師求予  
文以贈之予未識孫君而知周君為最深以周君  
之賢而不知其所以輔之者必賢無疑也雖欲已於  
符乎香以為贈永平府推官孫君三年考滿序  
化

送瓊郡劉推官序